

· 修订本 ·



FROM EAST TO WEST

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

走向世界丛书

● 钟叔河编

岳麓书社出版

薛 福 成：

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

走向世界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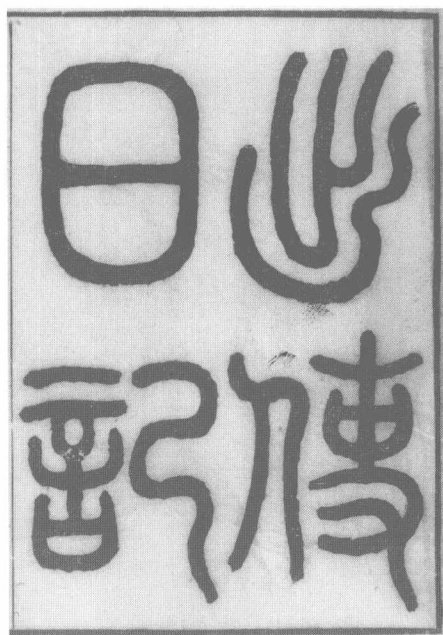
薛 福 成：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

张玄浩 张英宇 标点

钟叔河编
岳麓书社



薛福成像



《庸庵全集》本《出使日记》
扉页及目录首页

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目錄	
如皋顧錫爵延卿	新陽趙元益靜涵參校
鄧張美翊讓三	上海王豐鎬省山
嘉定吳宗濂挹清	歸安胡惟德馨吾
鄧陳星庚鈞侯	桐城潘承烈景周縉錄
無錫薛福成叔耘纂著	
卷一	
光緒十六年正月十一日至閏二月二十九日	



光緒壬辰石印本《出使英法
義比四國日記》扉頁題簽

出使日記續刻

光緒戊戌刊本《出使日記
續刻》扉頁及正文首頁

出使日記續刻卷之二

無錫薛福成叔耘

光緒十七年辛卯三月乙丑朔記

法屬西貢暨南圻六省，共有華民五萬餘人，而東埔寨一國有華民十六萬之多。華商貿易，較西貢尤為暢旺。日本報云：公爵三條實美為日本元勳，薨後，日皇不惜帑金，賜以國葬禮。維新功臣之受此隆禮者，惟贈內大臣大久保利通、贈太政大臣巖倉具視、左府島津至本戶與三條共四人而已。

初二日記

修订重版前言□

·钟叔河·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第一本，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，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，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，“走向世界”看来仍须努力。

现在，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。

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，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，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。

第一件事是，零六年元月六日，《新京报》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，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，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，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《走向世界丛书》。此人名陆建德，是剑桥的博士、社科院的研究员，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，说“丛书所收著作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

开了国人的眼界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，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，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。时至今日，这套丛书读来，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”。

我并不识陆君，《新京报》也是偶然看到的，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。人们读书，或求充实，或求愉悦，都无可厚非，但能从书中感受到“让人不安的力量”者盖鲜。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，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，但他亦有一特长，便是在外国看得多，记得细，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。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，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，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，从而感到不安，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“走向世界”的催化剂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“力量”一词，真有会心，令我佩服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，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，而旧书难得，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。

第二件事是，零七年夏天，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，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、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。过去编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时，我曾向他请教，获益良多，又蒙惠寄著作多种，我也寄过书给他，但久已不通音问。这篇题为《总理衙门命使试探：斌椿之游访欧洲》的长篇论文，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，说：

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，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，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，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，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《走向世界丛书》……相赠鄙人，为时已有二十年矣，不但感其厚爱，且深感其启我茫昧，导以明灯。”接下来又说：

“当代中国政治，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，有一日千里之势。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，足当称为时代先知。……在此类史料上言，我原不陌生，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，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，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，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。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，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，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。”

王君对中国“走向世界”的成绩，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，恐怕都估计过高了，但从他的论文中，确实看得出《走向世界丛书》对海外学人的影响。“走向世界”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，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，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。

第三件事是，今年年初，偶往书市巡阅，忽见《走向世界丛书》所收的薛福成、张德彝诸人著作，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。是的，翻印，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。薛、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，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，但我还没有死，我的标点分段，改错加注，还有大量的边批，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，按政策法规的规定，“编辑版权”都是另有归属的呀！

当然，对方可以辩说，错字你能改，我也能改；分段你可以这样分，我也可以这样分嘛。但原本没有的文字，完全是我撰写的，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？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，也一字不易地照错，这又作何辩解呢？

我这样说，好像有点“违法必究”的样子，其实反躬自审，丛书未能及时重印，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，因为读者有需要，出书有市场嘛。于是，从书市回来，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。

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，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，《走向世界丛书》的重印终于启动了，无论如何，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，虽然晚是晚了一点。

愿《走向世界丛书》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，能够在中国“走向世界”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。

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，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。

【附记】 一九八三年以前，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，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，多系单行本。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（数年后即离开了），丛书随我转到该社，又印行了三十六种（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），合订十大册。此次再版重印，各书叙论都作了修订。

总 目 录

修订重版前言	1
总 序	1
凡 例	5
钟叔河：从洋务到变法的薛福成	11
薛福成：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	57
薛福成：出使日记续刻	345
人名索引	965
译名简释	987

总 序 □

人们常说，今日之世界，乃是一个“迅速缩小的世界”（rapidly shrinking world）。在电视卫星、激光通信和喷气式客机的时代，地球之上各地之间的距离，确实好像越来越短，人们相互间的接触和交流，也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。

可是，仅仅在几代人以前，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。古代欧洲人说，中国人用小米和青芦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，喂到第五年虫肚子胀裂开，就从里面取出丝来（Pausanias《希腊纪事》）。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，西方有种羊羔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，脐带还连着大地（《旧唐书·西戎传》、《康熙御制渊鉴类函·边塞部九》）。这类海外奇谈，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，而在过去上千年中，却一直被当作可信的资料，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史书上。由此

古代人的
海外奇谈

可见，人类文明的发展，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。

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，丰富自己的物质和精神生活，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。人类文明史像叙说伟大的发明家和著作家一样，将永远铭记着张骞、玄奘、马可·波罗、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。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：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，也就是它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。

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。当黄河、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，泰晤士、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，还在黑暗的原始森林里徘徊。而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，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。在西方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以后，中国还是一个基本上同外界隔绝的古老国家。是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。人们称林则徐为清代“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，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，林则徐首当其冲，他亲身感到这个世界在缩小，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把异国隔离开了。

过去时代的中国读书人，在“严夷夏之大防”的社会里度过了上千年。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？守旧派的办法是把脑袋钻进沙子里学鸵鸟，像慈禧太后的大学士徐桐，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。就是这个徐桐，在庚子年间焚香叩请骊山老母下凡来“杀尽洋人”，结果骊山老母没有下凡，他自己的老命却白白送掉了。而林则徐和魏源则不同，提出要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，以对付

鸦片战争
打开国门

林则徐和
魏源

外国的侵略。要学习，先得了解，于是林则徐编了《四洲志》，魏源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虽然他们未能亲身出国去考察，书的材料靠间接采辑而来，难免有许多谬误，但无论如何，地里长羊羔之类的神话毕竟不得不逐步让位给常识了。

林、魏之后，中国才开始有读书人走出国门，到欧美日本去学习、访问和工作。容闳、王韬、郭嵩焘、黄遵宪和严复等人，要算是最早的。接着出国的人渐渐多了起来，尽管其中不少是奉派而去的政府官员，但既然去了，就不会不接触近代——现代的科学文化和政治思想，也就不可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。

《走向世界丛书》专收一九一一年前国人亲历欧美和日本的记述。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，先进的中国人，经过千辛万苦，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。应该说康有为和在他之前的郭嵩焘、王韬、容闳等人，的确代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当然，丛书所收的，也并不全属先进的人物的作品；但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实录，自有其文化的意义和历史的价值。

向西方去
寻找真理

必须指出的是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中，西方国家虽在许多方面比中国先进，值得中国人学习，但国家利己主义的本质，却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民族的。中国人走向世界、接触西方，既有一个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，又有一个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，盲目排外和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。对于某些作品中不免流露的这类观

点，我们将在为各书撰写的叙论中，适当地作些分析，供读者参考。

洋为中用

“洋为中用”是我们今天的主张，也是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。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不也是“洋为中用”吗？当然，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，人们慢慢地看出：仅仅学一点“长技”，搞一点坚船利炮，还是不行的；要救国，只有维新，维新行不通，就只有革命。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，“始见轮舟之奇、沧海之阔，自是有慕西学之心，穷天地之想”，才树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。

历史无情
亦有情

历史无情亦有情，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，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，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。

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末年的中国。今日之中国，已经逐渐以现代的面貌，出现在世界的东方。但是，世界的进步越来越快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等许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地发展和提高；这就必需继续打开眼界、走向世界。打开眼界以后，还要学会分析，分清好的和坏的。一切好的东西，要拿来为我所用；一切有害的东西，要实行抵制和预防。在这方面，前人的经验和教训，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注意。

谨将这套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和文化、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，希望它能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，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。是为序。

凡 例□

一、《走向世界丛书》（From East to West, Chinese Travellers Before 1911），专收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，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。所收载记，以亲身经历、直接闻见者为限。

一、本丛书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刊行二十八种，共计二十分册，后移交岳麓书社，将已刊各种重加校订，新编人名索引及译名简释，并按时间先后和记叙内容，与新刊诸种以类相从，重新出版。

一、丛书第一辑共收书三十六种，书目见后。

一、校订原文，对于明显的错字，径予改正；诸本之异文，择善而从。比较重要的校改、订正或疑问，用案语的形式略予说明。

一、丛书编者于正文中所加案语、注释，均置于方括弧〔 〕之内，以示区别。

一、原本小字夹注，改用和正文相同之字体，置于圆括弧（ ）之内，以示区别。

一、原文均加新式标点和小标题。小标题以边批的形式，用小字排于书口，以便检阅。

一、不依年月日记事之书，均酌加目录，并于篇目之前加列数字序号（1、2、3、4……），以利检索。篇幅小者，亦将序号列于文内各篇题目之前，不编目录。

一、人名索引，按姓氏笔画排列。所系数字为单节者，即所属篇、节、首之序号，如

西乡隆盛 19

表示西乡隆盛见于《使东杂咏》第19首。所系数字为三节者，即所属年、月、日，如

黄遵宪 3, 10, 19

表示黄遵宪见于《使东述略》光绪三年十月十九日。

一、译名简释，一般只注出现今通用译名，必要时加注外文。文中已有诠释者，一般不再注释。过于琐屑，且无碍通解者，亦不复注释。其有当加注释，编者囿于学识，暂时无法作出者，仍予列名，以俟博雅。

一、中文词语，概不注释。

一、此次重版，丛书编者所撰叙论均由本人做了必要的修订。

一、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书目如下：